柳州集 第七

銘
雜題
序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銘雜題一

沛國漢原廟銘并序

韓曰漢志帝以佐謫有司爲高帝立原廟至唐尚存載在紀典

昔在帝堯光有四海凡首萬邦特則舜禹稷卨童曰卨高辛氏之子音薛與契同佐命垂統股肱天下一本作天子張曰書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聖德未衰而內禪元臣繼天而受命四姓承休迭有中邦孫曰舜嬀氏禹姒氏后稷姬氏契子氏皆堯之元臣六後迭有天下五神環運炎德復起孫曰五神五德也虞土德夏金德商水德周木德至漢爲火德周道削滅秦德暴戾皇天疇庸

審厥保承乃命唐帝之後振而興之韓曰晉史綦毋有言
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班固高祖贊及之又俾元民之後翊而登
之孫曰禹作司空弃爲后稷契爲司徒皋陶爲士垂爲共工益爲虞伯夷爲秩宗夔典樂龍
爲納言元一不作九者非也所以紹復丕續不墜厥祀攸由
逆起爲策士輔成帝圖吐謀洞竅奮奇如神舜
之胄也張曰周封舜後於陳陳之子孫以國爲氏至漢陳平佐高祖封曲逆侯汝
陰脫帝寃綱摧屬暴氣扶乘天休運行嘉謀爲
之苗也韓曰汝陰夏侯嬰所封嬰之先出自姒姓杞簡公爲楚所滅佗奔魯悼公以
其夏禹之後給以采地爵爲侯後因以爲夏侯氏史記嬰爲沛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
嬰人有告高祖高祖時爲亭長重坐傷人告故不傷嬰嬰證之後獄覆嬰坐高祖繫歲餘掠笞

數百餘睨高祖酇侯保綏三秦控引漢中宏器廓廣以
大帝業高之裔也韓曰酇蕭何所封何之先出自子姓宋戴公裔孫樂大心
宋南宮長萬有功封于蕭後因以爲氏孫何月項羽立沛公爲漢王都南鄭以何爲丞相何進韓
信東定三秦何留收巴蜀〇酇音讚淮陰藝袞天兵尊揚靈威覆
趙夷魏拔齊珍楚韓曰淮陰韓信所封信之先出自姬氏左氏曰邘晉應韓
武之穆也曲沃桓叔之子萬食采於韓因以爲氏孫曰覆趙謂斬趙下成安君陳餘夷魏謂虜
魏王豹定河東拔齊謂虜齊王廣珍楚謂會垓下平項羽平陽破三秦虜魏
王韓曰平陽曹參所封參之先封曹以國爲姓孫曰高祖至漢中以參爲將軍還定三秦與
韓信攻魏獲魏王豹陽下或有夏字非是絳侯定楚地固劉氏皆穆
之裔也韓曰后稷封于邰七世孫古公亶父徙居岐山之周原後因爲氏司周至忝勃

（卓漢卦於降）克復堯緒昭彰甚明天意若曰建火德者必唐帝之胄故漢氏興焉翼炎運者必唐臣之孫故羣雄登焉是以高帝誕膺聖祚以垂德厚探昊穹之奧旨載幽明之休祐殺白帝于大澤以承其靈（漢書曰高祖夜徑澤中有大蛇當徑帝斬之後人至蛇所有老嫗哭曰吾子白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赤帝子斬之）建赤旂于沛邑以昭其神（張日高祖爲沛公於懷尚赤）假手于嬴以混諸侯（韓日秦嬴姓謂秦併六國而複歸于漢）憑力于項以離關東（韓日謂項羽劉得而關東）（心雖）奉纘堯之元命而四代之後咸獻其用得秉太之大統（孫日謂周木德也）而秦楚之盛不保其位既

建皇極設都咸陽撫征四方訓齊天下乃樂沛
宮以追造邦之本乃歌大風以昭武成之德童曰
高祖十二年過沛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咸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乃眞
舊都眞一作尊本以壯王業之基生爲湯沐之邑遂
爲思樂之地且曰萬世之下魂遊于此孫曰高祖謂沛
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爲朕湯沐邑惟茲
原廟沛宮之舊也韓曰惠帝詔郡國立原廟原重也謂先已有廟祭蚩
尤於是庭而赤精降張曰高祖旣豪沛公祠黃帝祭蚩尤於沛庭導
靈命於是邦而蠢雄至登布衣於萬乘而子孫
得以纘其緒化環堵爲四海而黎元得以安其

業基岱岳之高源洪河之長蓄靈擁休此焉發跡蓋以道備于是而後行之天下制成于是而後覆之宇内天下備其道而神復乎本宇内成其制而心懷于舊宜其正名以表功用咸其始俾生靈盡其敬焉陳本以宅神用咸其終俾坐靈盡其慕焉故高帝定位建茲閟宮（孫曰詩閟宮有侐建茲閟宮即上云沛宮也）惠皇嗣服爰立清廟綿越千祀至今血食此所以成終而成始也且夫以斷蛇之威安知不運其家用佐歲功以流澤歟以約法之仁（張曰高祖入關與父老約法三章耳）安知不流其裨睠相舊

邦之遺黎歟（膍與眘同）以紹唐之餘慶統天之遺烈

安知不奮其神化大祐於下上歟然則展敬乞

靈烏可已也銘于舊邑以廸天命其辭曰

蕩蕩明德時惟放勛（勛音勳）揖讓而退祚于後昆羣

蛇輔龍（孫曰晉世家文公卽位賞從亡者未至隱介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至死不見子推從者憐之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其處所）以翊天門（翊一作翔音工）登翼烝運唐臣之孫秦綱

既離鹿駭東夏長蛇封豕（韓曰左氏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封豕大豬也）蹈躍中野天復堯緒鍾祐于劉赫矣漢祖播

兹皇猷揚旂沛庭約從諸侯亭豪暴震疊威聲布

流總制虎臣委成良疇勤殄覇楚遂荒禆州孫曰

詩遂荒大東圖宇懷濡黔黎輯柔表正萬國炎靈用孫曰

休定宅咸陽以都上游留觀本邦在鎬如周

詩王在在鎬文王都豐武王都鎬穆穆惠皇宗禋克孝崇崇沛

宮清廟是憑存念大業肇經茲地乃專元命亦

舉嚴祀建旂釁鼓旂一作旆遂據天位魂遊故都永

介丕祉煥列唐典嚴恭罔墜勤此休銘以昭本

始

劍門銘 并序

惟蜀都重險多貨混同戎蠻人尨俗剽孫曰尨雜也剽

（匹妙切輕也）嗜為寇亂皇帝元年八月帥裒衆暴（日）（永貞元年八月劍南西川節度使韋皋卒）羣疑不制妖孽嫡行（孽魚列切本作蠥）怙恃富強滔天阻兵（孫曰書象恭滔天左氏阻兵安忍皋既卒度支副使劉闢自為留後諷諸將邀旄節時帝即位欲靜鎮四方即拜檢校工部尚書西川節度使闢益驁變吐不臣語求統三川）攻陷他部北包劒門（孫曰闢欲以所善盧文若節度東川即以兵取梓州）憑負丘陵以張驁猛堅利鋒鏑以拒大順謂雷霆之誅莫已加也惟梁守臣（童曰蜀為古梁州之地）禮部尚書嚴公以國害為私讎以天討為己任（韓曰崇指杜黃裳薦神策軍使高崇文勇略可用元和元年正月以崇文為行營節度使將步騎五千為前鋒率京西兵馬使李元奕東川節度使李康山南西道

節度使嚴礪同討闢推仁仗信不待司死而人致其命立義抗憤不待喋血而士一其心孫曰漢文紀今已誅諸呂新喋血京師喋大頰切字當作蹀謂履涉之悉師出次祗俟明詔凡諸侯之師必出于是儲峙饗賚儲音除峙一本作峙直里切具也取其豐穰乃遣前軍嚴秦奉揚王誅旋告南土十一月孫曰當作二月右師逾利州蹈寇地乘山斬虜以過奔衝左師出于劍門大攘頑嚚諭引劫脅蟻潰鼠駭險無以固本以下有為字收奪利地以須王師孫曰礪命嚴秦自漢源至紳泉凡數十合下劍門罷盤口水劍州破契丹命裨將可提彌珠斬虜之持將文昭德封剺腎腸振拔根柢無以肆

毒用集我勳力鼖鼓一振 鼖音墳 元戎啓行求其

渠魁以為大戮 孫曰九月崇文克成都擒闢送長安 由公忠勇憤

悱發任堅明謀猷弘長用能啓闢險阨夷為大

塗襄洱害氣剗平天意帝用休嘉議功居首增

秩師長 韓曰礪傳云劉闢平以備備有素擢檢校尚書左僕射 進為大藩宅

是南服 韓曰十月以礪為東川節度 將校羣吏願刊山石昭

著公之功垂號無窮銘曰

井絡坤垠 韓曰蜀在星分野為井絡在井為垣維孫曰河圖括地象曰岷山之精上為井絡 時惟外區 孫曰張載劍閣銘云矧茲陝隘土之外區外區謂在區域之外

界山為門環于蜀都叢險積貨混并羌髳 韓曰書牧

誓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八國皆戎狄國名羌在西蜀髳微在巴蜀○髳音矛往猾窺
隙狺狺嘷呼舊註狺魚斤切狺狺犬吠聲楚辭猛犬狺狺憑據勢勝
辱其兇徒皇帝之仁宥而不誅暴非德馴害及
巴渝張曰巴渝在唐屬劍南道乃出王旅乃咨列岳牧臣司
梁補註即謂嚴礪嘗其要束器備攸積糗糧是蓄人無
增賦師以饒足喋血誓士玄機在握分命貔貅
陳為掎角韓曰左氏譬如捕鹿晉人掎之諸戎角之說文掎偏引也居綺切右
逾岷山左直劍門攻出九地孫曰孫子云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
善攻者動乎九天之上上披重雲攀天蹈空夷視阻艱破
裂層壘殄殲羣頑內獲固圉補註左氏亦聊以固吾圉也外

臨平原天兵徐驅𠂢乘嘽嘽（董曰詩三旅嘽嘽箋曰嘽嘽衆也）
大憝罔戮（孫曰大憝謂開元惡大憝也書）戎夏咸歡帝圖厥功
惟梁是先開國進位南服于藩邦之靖夷人以
完安銘功鑒亂永代是觀

塗山銘（幷序）

惟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政勤勞萬邦和
寧四極威懷之道儀刑後王（孫曰詩儀刑文王）當享茲
流方割（張曰書湯湯洪水方割）災被下上自壺口而導百
川大功建焉（孫曰書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此是治水自壺口始也）虞帝
耄期順承天曆（孫曰書舜宅帝位三十有二載耄期倦于勤又曰天之曆數在）

氾躬致陵元后綏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孫曰孟子云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今以爲禹謨萬國既同宣省風教會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韓曰哀七年左氏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註塗山在壽春東北青云要于塗山孔安國云塗山國名皇甫謐云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功莫崇乎禦大災孫曰禮記能禦災則祀之言禹有治水之功乃賜玄圭以承帝命童曰書禹錫玄圭告厥成功位莫尊乎執大象孫曰老子執大象天下往乃輯五瑞以建皇極孫曰五瑞即五玉也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王帛以俔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丕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

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孫曰右亦尊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于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宣乎立極垂統貽于後裔當位作聖著爲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既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遑寧孫曰吳伐越墮會稽獲人骨焉節專車吳子使來聘問之仲尼仲尼曰禹致羣臣於會稽之山防風氏後至禹殺而戮之其骨節專車此爲大矣客曰敢問誰守爲神仲尼曰山川之守足以紀綱天下者其守爲神陷

禮之宗爲令符者也羽旄四合據曰定四年左氏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周學全羽爲旞析羽爲旌旄一作毛衣裳咸會孫曰莊二十七年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震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韓曰啓禹之子太康啓之子書甘誓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書五子之歌註太康盤于遊田不恤民事爲羿所逐不得反國皇祖之訓不由書曰書皇祖有訓皇祖謂禹人亡政隳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績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之朝會則諸侯享

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于後歟
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于是山（韓曰昭四年左氏椒舉言亍楚子曰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也）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
此道也故余為之銘庶後代朝諸侯制天下者
仰則於此其辭曰
惟禹體道功厚德茂會朝侯衛（孫曰侯衛五等之諸侯）統
壹憲度肖方宣教化制殊類咸會壇位承奉儀
矩禮具樂備德容既孚乃舉明刑以蹈聖謨則
戮防風（一本明刑作明則則戮作刑戮）遺骨專車克朋克威疇
敢以渝宣昭黎憲（一本作獻）者定之混區（孫曰音旨）者傳祚

後亂丕承帝圖塗山巖巖界彼東國唯禹之德配天無極即山刋碑貽後訓則

壽州安豐縣孝門銘 并序

壽州刺史臣承思言九月丁亥安豐縣令臣某上所部編戶甿與眠同李興父被惡疾歲月就衰謊一本作疾興自刃股肉假託饋獻其父老病已不能啖啜啖音談啜姝悅切正作歠宿而死興號呼撫膺口鼻垂血捧土就墳沾漬滲洟漬疾智切洟音夷墳左作小廬蒙以苫蔽蔽曰苦蔽謂以草覆屋伏匿其中扶服頓踊扶曰扶服即匍匐頓踊謂躃踊也晝夜哭訴孝誠幽達神為見

鼻盧上產紫芝白芝二本各長一寸盧中醴泉湧出奇形異狀應驗圖記此皆陛下孝理神化貫中其心而克致斯事中去聲謹案輿匹庶賤陋循習淺下性非文字所導生與孱未爲業一作伍而能鍾彼醇孝超出古列天意神道猶錫瑞物以表殊異伏惟陛下有唐堯如天如神之德皇曰史記稱堯仁如天智知神宜加旌褒合于上下請表其里閭刻石明白宣延風義觀示後祀永永無極臣昧死上請制曰可其銘云一本無此三字

懿厥孝思皇曰詩永言孝思茲惟淑靈禀承粹和篤守

大經孔子云夫孝天之經也泣侍羸疾默禱隱冥刲刃自
割殘肌毀形羞膳奉進憂勞孝誠惟時高高襄曰
詩高高在上曾不是聽創巨痛仍創即瘡字禮記三年問篇創鉅者其
日久痛甚者其愈遲號于穹昊擗土濡滲頓首成墳陷膺
腐骨寒暑在廬草木悴死鳥獸踟躕殊類異族
亦相其哀肇有二位孫曰二位天地也孝道爰興克修
厥猷載籍是登在位有虞以孝烝烝韓曰舜克諧以孝烝
烝乂不格姦仲尼述經以教于曾孫曰孔子孝經爲曾參而作惟
昔魯侯見命夷宮孫曰國語周宣王欲得國子之能導訓諸侯者穆仲曰魯
侯孝王曰然則能治其民矣乃命魯孝公於夷宮補註史記魯世家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節

(上稱宋夷宮是爲孝公註云夷宮宣王祖父宋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亦有孝叔牂羥稱純(韓曰左氏鄭莊公寘姜氏于城潁潁考叔聞之有獻於公云云公從之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顯顯李氏寔與之倫哀嗟道路淥慕里鄰邦伯章奏稽首懇懃上動帝心寵達明神神錫祕祉三秀靈泉(孫云三秀芝草也蔡邕山尼章云乘三秀於山間靈泉即上所云醴泉湧出也)帝命荐加亦表其門統合上下交贊天人建此碑稱億齡揭芬(孫曰十萬曰億億歲言其無窮也)

武岡銘(并序)

元和七年四月黔巫東鄙蠻獠雜擾(舊註蠻獠西南夷名)

○獠音老又竹敎切亦作獠盜弄庫兵賊脅守帥集註元和六年辰敘
蠻首張伯靖嫉黔中觀察使督歛苛刻因聚衆叛殺長吏劫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九月
以蜀州刺史崔能爲黔中觀察使貶前使竇羣爲開州刺史南鉤牂牁外誘
西原韓曰漢定西南夷置牂牁郡西原西南夷地名○牂牁音臧柯置魁立帥
一作伍犧牲盟誓洞窟林麓嘯呼成羣皇帝下銅
獸符孫曰漢制郡守置銅虎符竹使符發兵遣至郡合符符合乃聽發兵也符者謂各分
其半右留京師左以與之發庸蜀荊漢南越東甌之師孫曰庸卽
上庸縣青蜀謂劍南東西節度荊謂荊南節度漢謂山南東道節度南越謂廣州節度東甌謂
福建觀察四面討問畏罪憑阻逃遁不即誅時惟潭
部戎帥孫曰湖南觀察使治潭州也御史中丞柳公綽練章

將校提卒五百屯于武岡（韓曰武岡邵州縣名）不震不騫
如山如林告天子威命明白信順亂人大恐視
公之師如百萬視公之令如風雷怨號呻吟喜
有依訴投刃頓伏（孫曰時黔中觀察使崔能荊南節度使嚴綬及公綽討之一歲不能定綬上言曰臣今謹以便宜先進所部將李志烈賚書諭旨伏其悛心伯請亦上表請隸荊南乃降乃獨詔綬招伯請伯請果以隸黔中州之地乞降綬命志烈復往伯請遂以其家屬寄秀和等詣江陵就義詔綬皆授麾下將以撫之以伯請爲右威衛翊府中郎將）願
完父子卒為忠信奉職輸賦進比華人無敢不
龔毋弟生壻繼來于潭戚致天廷皇帝休嘉式
新厥命光渠同惡革面洵化如醉之醒如狂之

寧公為藥石俾復其性詔書顯異進臨江漢孫曰以公緯為鄂岳觀察使韓曰考之緯傳不書其半伯請之功宣史逸之耶益兵三倍為時碩臣殿于大邦殿多見切鎮也文儒申申有此武功於是夷人始復閒公之去相與高蹈訴呼孫曰哀二十一年左氏齊人歌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使我高蹈註高蹈猶遠行若寒去褒昔公不夸首級為己能力尊務教誨俾邦斯平我老洎幼由公之仁小不為虺蜮童曰虺蝮蟲也蜮短狐也能鼈三足大不為黥鯢孫曰宣十二年左氏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鯨鯢以啗不義之人是重事特不邇而遠莫可追已顧銘武岡首以慰我思以昭我類一作鄰以示

我子孫彌億萬年一本無彌字俾我奉國如今之誠
鄰之我懷如公之勤其辭曰
黔山之巑童曰巑高也書攢巫水之磻韓曰巫水五溪也磻曲也音盤
魚駭而離獸犯而殘户恐合竄合一本作谷夜攘仍
亂彼一本作拔王師來誅來一本作未期死以綏公明不
疑公信不欺援師定命援一本作授俾邦克正皇仁
天施我反其性我塗四闔公示之門我愚抵死
公示之恩既骨而完既亡而存奉公之訓貽我
子孫我始蟊賊孫曰詩去其螟螣及其蟊賊釋蟲云食根蟊食節賊〇蟊音矛
由公而仁我始寇讎由公而親山畋澤獻舊註周禮

有獻人與漁同獻輸賦于都陶穴刊木張曰詩陶復陶穴書隨山刊木
室我姻族烹性是祀公受介福揲蓍以占揲舌喋切又音舌揲蓍一作許尊公宜百祿皇懋公功陟于大邦孫曰謂遷鄂岳遠哉去我誰嗣其良有穴之丹孫曰辰州有丁穴有犀之顛匪曰余固公不可賂祝鄰之德恒遵公則勗余之世永謹邦制一本作以來邦制南夷作詩刻示來裔

井銘并序

韓曰公元和十年三月自京師謫爲柳州此銘十一年三月作昔下禪州時文

始州之人孫曰謂柳州人各以罌甈負江水孫曰罌甈類人腹小口爾雅云康瓠謂之甈瓠壺也舊註甈破罌也○罌音鸎甈五計切莫克井飲崖岸峻厚旱則水益遠人陟降大艱雨多塗則滑而顛恒惟咨嗟怨惑訛言終不能就元和十一年三月朔命為井城北隍上孫曰隍城池未晦果寒食冽而多泉補註易井冽寒泉食冽清也邑人以灌其土堅埴一本作堅非舊註說文云埴堅土也臣至切其利悠久其相者浮圖談康軍事牙將米景鑿者蔣晏凡用罰布六千三百孫曰周禮鄽人掌斂市之罰布註罰布者犯市令者之泉錢行之日布藏之日泉役傭二十六夫執千七百其深八尋有二尺

孫曰八尺爲尋銘曰盈以其神其來不窮惠我後之人噫疇肯似于政孫曰似續也其來日新一作盈以新

舜禹之事

晏元獻曰此文與下謗譽咸宜等篇恐是博士韋籌所作

魏公子丕由其父得漢禪音擅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韓曰魏黃初元年十一月文帝升壇即祚魏氏春秋曰禮畢帝顧謂羣臣日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來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

不知言未見至之可笑者也凡易姓授位公與
私仁與強其道不同而前者忌後者繫其事同
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
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
堯未忌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
舜之得堯也以聖而聖獨得於天下之上奈愚
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猶一作獨）而況
在野者乎堯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忌舜知堯之
忌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
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一本作仁）命二十二人與

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曆數齊律度量權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然隤徒回切聾其聰昏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為乎在哉或曰耄矣曰匿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讓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曉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

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亦是漢之失德久矣
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官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
孫曰謂宦官董卓袁紹袁術陶謙也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
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
禪天下得之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
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
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強其道不同其忘
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
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
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

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蓋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謗譽

凡人之獲謗譽于人者亦各有道君子在下位則多謗在上位則多譽小人在下位則多譽在上位則多謗何也君子宜于上不宜于下小人宜于下不宜于上得其宜則譽至不得其宜則

謗亦至此其凡也然而君子遭亂世不得已而
在于上位則道必咈于君而利必及于人由是
謗行于上而不及于下故可殺可辱而人猶譽
之小人遭亂世而後得居於上位則道必合于
君而害必及于人由是譽行于上而不及于下
故可寵可富而人猶謗之君子之譽非所謂譽
也其善顯焉爾小人之謗非所謂謗也其不善
彰焉爾然則在下而多謗者豈盡愚而殺也哉
在上而多譽者豈盡仁而智也哉其謗且譽者
豈盡明而善褒貶也哉然而世之人聞而大惑

出一庸人之口則羣而鄙之（補註鄙謂妒置鄙之傳也）且置於遠邇莫不以爲信也豈惟不能褒貶而已則又蔽於好惡奪於利害吾又何從而得之耶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善人者之難見也則其謗君子者爲不少矣其謗孔子者亦爲不少矣傳之記者叔孫武叔時之顯貴者也其不可記者又不少矣是以在下而必困也及乎遭時得君而處乎人上功利及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歡而戴之向之謗之者今從而譽之矣是以在上而必彰也或曰然則聞謗

譽于上者反而求之可乎曰是惡可惡平聲無亦徵其所自而已矣其所自善人也則信之不善人也則勿信之矣苟吾不能分於善不善也則已耳如有謗譽吾人者吾必徵其所自未敢以其言之多而舉且信之也其有及乎我者未敢以其言之多而榮且懼也苟不知我而謂我盜跖吾又安取懼焉取一本作敢下同苟不知我而謂我仲尼吾又安取榮焉知我者之善不善非吾累能明之也要必自善而已矣

咸宜

黃曰遭與運而爵位遇亂世而誅戮
柳子咸以爲宜使居爵位而皆賢被
誅戮而皆不肯胡爲不宜哉然世亦
有如劉文靜裴寂之徒當辜辟之興
莽有卓絕之姿而尸天之功率之微
踈責誅彼妖言斥有媿於蕭曹之輔
漢遭與運而爵位皆謂之宜可乎世
又有如陳蕃孔融之徒當東漢之末
竇后臨朝曹節王甫諂諍得幸陳仲
舉以名賢參政爲黃門所圖卒死於
蹋蹴曹孟德以鬼蜮之姦謀遷漢鼎
孔文舉直論率許終以譏褻迨繫而
棄市遇亂世而誅戮
者皆謂之宜可乎

與王之臣多起汙賤人曰幸也亡王之臣多死
寇盜人曰禍也余咸宜之當兩漢氏之始層敗
徒隸出以爲公侯卿相無他焉彼固公侯卿相

器也遭時之非是以詘獨其始之不幸非遭高光而以為幸也漢晉之末公侯卿相刼戮困餓伏牆壁閒以死無他焉彼固刼戮困餓器也遭時之非是以出獨其始之幸非遭卓曜而後為禍也（孫曰卓曜謂董卓劉曜）彼困於昏亂伏志氣屈身體以下奴虜平難澤物之德不施于人一得適其傃（孫曰傃向也）其進脫耳而人猶幸之彼伸於昏亂抗志氣肆身體以傲豪傑殘民興亂之伎行於天下一得適其傃其死後耳而人猶禍之悲夫

余是以哉宜之

鞭賈

韓曰作之年月不詳然其言云後出東郊爭道長絲下則在京師未謫時作此篇端以諷空空於內者冒技於朝求過其分而實不足賴云黃曰以老芋爲伏神以柂爲僞鞭子厚之作意在憤世疾邪耳然子厚所談者不外乎堯舜姬孔之道柰何乃以伊周管葛輕譽當路小人自取敗咎言行相反如是而罪市人鬻者之欺子厚眞欺人耶

市之鬻鞭者人問之其賈宜五十韓曰孟子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賈音嫁○必曰五萬復之以五十則伏而笑以五百則小怒五千則大怒必五萬而後可有富者子適市買鞭出五萬持以夸余視其首則拳

蹙而不遂視其握則蹇反所不植其行水皆一去一來不相承其節朽黑而無文拊太無材字搯潘云搯音滔搯引也孫曰爪拔曰搯今洽切之滅爪而不得其所窮舉之翻然若揮虛焉舊註翻飛也然招切余曰予何取於是而不愛五萬曰吾愛其黃而澤且賈者云余乃召僮揄湯以濯之韋曰揄溫也音揄則遬然枯遬音速蒼然白鄉之黃者梔也舊註梔木實可以染黃音支澤者蠟也富者不悅然猶持之三年後出東郊爭道長樂坂下童曰坂坡也馬相踶童曰踶蹋也莊子怒則分背相踶踶徒計切因大擊鞭折而為五六馬踶不已墮於地傷焉

視其内則空空然其理若橐籥無所賴者今之
拖其貌懺其言以求賈技於朝者賈音古一本無者字當
其分則善一誤而過其分則喜當其分則反怒
曰余曷不至於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
無事雖過三年不害當其有事驅之於陳力之
列以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内橐籥之理而以責
其大擊之效惡有不折其用而獲墜傷之患者
乎一本無者字

吏商

黄曰聖賢之道行之以誠區區言利一切處之以無心乎至無事將以為

商使天下之廉者皆執是說以要利
祿則乡有弊車羸馬惡衣菲食以诸
名譽者多矣率天下以爲僞未必不
自斯說啓之韓曰孟子謂宋牼曰爲
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
利以事其父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
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
有也公爲吏商於孟子之言甚戾
者故終篇引孟子之言而謂吾言有
不得已者焉且曰吾哀夫没於利者
以亂而自敗也姑設之辭登進其志
以成其政云則公視當世之士吏而
汙者蓋不勝其譏不得已而有作也
後世大更鎮之廉一道所謂不勝
其富若至則日専橐橐其去也一方
爲之豎然何止以貴商也然然所謂
耿逐於道者未之聞也而又加而顯
焉是此稱子之言亦無以施於後世而
況聞孟子之言乎作
之年月不可得而詳

吏而商也錢重作柳文後跋曰得善本云吏桀商也吏而商汙吏之為商不若廉吏之商其為利也博汙吏以貨商資同惡與之為曹孫云資藉也大率多減耗役傭工費舟車射時有得失取貨有苦良周禮天官與辭切辨其苦良盜賊水火殺敓焚溺之為患敓與奪同幸而得利不能什一二身敗祿奪大者死次敗廢小者惡發不遂者一本作名汙吏惡能商矣哉惡音烏廉吏以行商行下孟切下其行竝同不役傭工不費舟車無資同惡減耗時無得失貨無良苦盜賊不得發殺水火不得焚溺利愈多名愈尊身富而家強子孫葆

光（孫曰葆大也音保）是故廉吏之商博也苟修嚴潔白以理政由小吏得為縣由小縣得大縣由大縣得刺小州其利月益各倍其行不改又由小州得大州其利月益三之一其行又不改又由大州得廉一道（孫曰廉察也如今監司）其利月益之三倍於勝富矣苟其行又不改則其為得豈夫可量哉雖赭山以為章（孫曰赭赤也章猶材也史記千章之材）涸海以為鹽（童曰涸竭也）未有利大能若是者然而舉世爭為貸商以故貶吏相逐於道百不能一遂人之知謀好邇富而近禍如此悲夫或曰君子謀道不

謀富子見孟子之對宋牼乎（牼口莖切）何以利教為也柳子曰君子有二道誠而明者不可教以利明而誠者利進而害退焉吾為是言為利而為之者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補註禮記中庸之文）吾哀夫淺於利者以亂人而自敗也姑設是庶由利之小大登進其志幸而不撓乎下（撓奴巧切）以成其政交得其大利吾言不得已爾何暇從容若孟子乎孟子好道而無情其功緩以（去）未若孔子之急民也

東海若

韓曰其論謂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與宋州修淨土堂記意相表裏當是在京時爲巽上人作

東海若陸遊登孟諸之阿集註東海若東海神名諸當從豕旁孟豬澤名宋書彼孟豬註在河東北漢地理志在梁國睢陽縣東北周禮作望諸得二瓠焉唐曰瓠匏也胡故切剖而振其犀以嬉孫曰犀瓜瓣詩齒如瓠犀是也○剖立胡切取海水雜糞壤蟯蚘而實之舊註曰蟯蚘入腹中戟○蟯如消切蚘音尤又音回臭不可當也窒以密石舉而投之海逾時焉而過之曰是故棄糞耶其一徹聲而呼曰我大海也東海若呀然而笑曰章曰呀然笑貌○呀虛牙切怪矣今夫大海其東無東其西無西其

北無北其南無南旦則浴日而出之夜則滔列星涵太陰（孫曰太陰月也）揚陰火珠寶之光以為明其塵霾之雜不處也（霾音埋）必泊之西澨（澨音誓水邊堉上）故其大也深也潔也光明也無我若者今汝海之棄滴也而與糞壤同體臭朽之與曹蛲蚘之與居其狹陋也（孫曰入寸曰陋）又冥暗若是而同之海不亦若而可憐哉子欲之乎吾將為汝抉石破瓠邉聳巘於大荒之島（邉音島）而同子於向之所陳者可乎糞水洎然不悅曰我固同矣吾又何求於若吾之性也亦若是而已矣穢者自穢不足

以害吾潔狹者自狹不足以害吾廣幽者自幽不足以害吾明而穢亦海也狹幽亦海也究然而往于然而來孰非海者子去矣無亂我其一聞若之言號而祈曰吾毒是久矣吾以爲是固然不可異也今子告我以海之大又目我以故海之棄糞也吾愈急焉涌吾沫不足以蒙其窒旋吾波不足以究鯨之腹也就能之窮歲月耳顏若辛而哀我哉東海若其挾石破都（其一本作乃）投之孟諸之陸盪其穢於大荒之島而水復於海盡得向之所陳者焉而向之一者終與臭腐

處而不變也今有為佛者二人同出於毗盧遮那之海而泊於五濁之糞而幽於三有之鄣而窒於無明之石而雜於十二類之蟯蛇（孫曰十二類謂子爲鼠丑爲牛之類）人有問焉其一人曰我佛也毗盧遮那五濁三有無明十二類皆空也一也無善無惡無因無果無脩無證無佛無衆生皆無焉吾何求也問者曰子之所言性也有事焉夫性與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子守而一定則大患者至矣（一本無則字）其人曰子去矣無亂我其一人曰嘻吾毒之久矣吾盡吾力而不足以去無明吾

吾智而不足以超三有離吾濁而異夫十二寰也詎能之其大小劫之多不可知也若之何問者乃爲陳西方之事使修念佛三昧一空有之說於是聖人憐之接而致之極樂之境而得以去羣惡集萬行居聖者之地同佛知見矣向之一人者終與十一類同而不變也夫二人之相違也（違一本作遠）一不若二孰之求哉今不知去一而取一甚矣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

題序　諸家註

讀韓愈所著毛穎傳後題

（韓曰元和五年十一月公與楊誨之書云足下所持韓生毛穎傳來僕甚奇其書恐世人非之今作數百言知前聖不必罪俳也）

自吾居夷（孫曰謂爲永州司馬）不與中州人通書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爲毛穎傳不能舉其辭而獨大笑以爲怪而吾久不克見楊子誨之來（徧註誨之楊憑之子）始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孫曰搏擊也）急與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世

之模擬竄竊取青妃白舊註爾雅云妃配也匹詣切肥皮厚肉柔筋脆骨而以為辭者之讀之也其大笑固宜且世人笑之也不以其俳乎專曰說文戲也音排而俳又非聖人之所棄者詩曰善戲謔兮不為虐兮童曰詩淇奧之辭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孫曰滑亂也稽同也言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言能亂同異也滑音骨稽音雞潘云圓轉縱捨無窮之狀又史記云猶俳諧也滑如字稽音計以言諧語滑利其智計百出皆取乎有益於世者也故學者終日討說荅問呻吟習復應對進退掬溜播灑掬音菊溜力救切謂洒掃則罷憊而廢亂罷音疲憊蒲拜切故有息焉游焉之說童曰禮記之文不學操縵

不能安絃韓曰禮記之文註云操縵雜弄絃一作弦〇操七刀切縵末旦切有
所拘者有所縱也大羹玄酒孫曰禮記大羹不和註云大羹肉汁不
也不加鹽梅玄酒在室註云玄酒明水蓋陳所取之水也體節之薦孫曰體謂
全體節謂折節味之至者而又設以奇異小蟲水草樝
梨橘柚孫曰樝似梨而酢橘柚似橙而酢〇樝音查苦鹹酸辛雖蜇
吻裂鼻童曰蜇蟲螫也音哲吻無鬭切縮舌澀齒而咸有薦好
之者文王之昌蒲葅韓曰呂氏春秋云文王嗜昌蒲葅孔子聞而効之縮
頞而食之三年然後勝〇葅側魚切亦作菹屈到之芰韓曰楚屈到嗜芰有疾召
宗老屬之曰祭我必以芰見國語〇芰音技以曾皙之羊棗孟子曾皙嗜羊棗而
曾子不忍食羊棗然後盡天下之奇味以足於口獨文

異乎韓子之為也亦將弛焉而不為虐歟（韓曰禮記張而不弛文武不為也）息焉游焉而有所縱歟盡六藝之奇味以足其口歟而不若是則韓子之辭若壅大川焉其必決而放諸陸（孫曰國語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不可以不陳也且凡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而學者得之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異世者語而貪常嗜瑣者（孫曰瑣細也）猶呫呫然動其喙（補註呫呫多言貌他協切）亦勞甚矣乎（一字亦土）

有彼字

裴墐崇豐二陵集禮後序

韓曰墐嘗爲萬年令公亦誌其墓稱謂其撰崇豐二陵集禮藏之南閣如序所言○墐音僅又渠巾切

傳曰詩書執禮童曰論語之文禮不執則不行一無禮執二字自開元制禮大臣諱避去國恤章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世之不學者乃妄取預凶事之說而大典闕焉左傳隱公元年豫凶事非禮也孫曰周禮五禮吉凶賓軍嘉也唐初從凶禮第五顯慶三年正月許敬宗李義府上所脩新禮以爲凶事非臣子所宜言去國卹一篇自是天子凶禮遂闕國有大故則臨時採撥附比以從事事已則諱而不傳故後世無考由

是冢聖山陵皆撫拾殘缺附比倫類已乃斥去其後莫能徵永貞元和間天禍仍遘劉曰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德宗崩元和元年正月順宗崩自崇陵至于豐陵不能周歲劉曰永貞元年十月德宗葬崇陵元和元年七月順宗葬豐陵司空杜公由太常相天下韓曰貞元一十年杜黄裳相元和二年罷其後檢校司空連為禮儀使擇其僚以備損益於是河東裴墐補註裴墐字封叔河東聞喜人以太常丞隴西辛秘以博士用焉孫曰秘貞元中擢明經第其學於禮家尤洽高郢為太常卿奏為主簿兼辟禮儀使府內之則攢塗秘器孫曰攢積木以殯也漢舊儀云東園秘器作梓棺素木長一丈崇廣四尺○攢徂丸切通作菆象物之宜孫曰謂塗車芻靈之屬外之則復土

斥上孫曰漢文紀張武為復土將軍復土謂穿壙下棺已而窴之即以為墳故云復土復弓也漢惠紀賜視作斥上者將軍四十金服虔云斥上壙上如停日斥開也開土地為冢壙故以開斥言之因山之制孫曰漢文贊治霸陵因其山不起墳上之則顧命與冊補註顧命臨終之謂遺誥也與文物以受萬國方一作萬下之則制朕節文須憲則以示四方由其肅恭禮無不備且晏本作具苞并總統千載之盈縮羅絡旁午百氏之異同搜揚剪截而畢得其中顧問闕決而不悖於事議者以為司空公得其人而邦典不隧裴氏乃悉取其所列定及奏復于上辨列于下聯百執事之儀以為崇豐二陵集禮

戫之子太常書閤君子以爲愛禮而近古焉（一本無近字一本無而古二字一本焉下有考字）昔韋孟以詩禮傳楚而郊廟之制卒正於玄成（韓曰韋孟彭城人爲楚元王傳作詩諷諫自孟至賢五世賢子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元帝時奏罷郡國廟）鄭玄以箋註師漢而禪代之儀盛集於小同（韓曰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註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侯乾象曆等孫小同北海高貴鄉公崇三老五更以小同爲五更車駕身行古禮焉）賈誼以經術起而嘉最好學（韓曰賈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爲博士後爲梁王太傅死漢武初立舉誼孫二人至郡守嘉最好學能世其家）盧植以儒學用而諶爲祭法（韓曰植字子幹涿郡人事後漢爲北中郎將作尚書章句禮記解詁王世孫諶字子諒事晉爲中書侍郎

與祭法註莊子行於世舊史咸以為榮全裴氏太尉公以禮佳義嗣韓曰謂墀之高祖行儉也侍中公以禮議封禪韓曰謂墀之曾祖光庭也開元十三年玄宗將封泰山恐突厥入寇光庭為兵部侍郎言於宰相張說云云說奏行之祠部公以禮承大事韓曰謂墀之祖稹也累官起居郎開元末玄宗以壽王瑁母寵欲立爲太子稹陳申生戾園之禍以諫上謝之遷祠部員外郎大理公以禮輔東宮韓曰謂墀之父儆也字九思官至大理卿而墀也以禮奉二陵又能成書以充其闕其為愛禮近古也源遠乎哉墀字封叔其伯仲咸以文學顯於世孫曰儆四子堅墀塤頊皆有文學大理之兄正平節公孫曰積子倩字容卿以儀範成家道以文雅經邦政童曰倩代

第五琦爲度支郎中今相國鄖公其宗子也孫二倩子均字君齊元和三年九月同平章事封鄖國公鄖公以孝友勤勞揚于家邦一無揚字遊其門若聞韶濩入其廟如至鄒魯思溢乎九族禮儀乎他門則封叔之習禮也其出於孝弟歟成書也其本於忠敬歟由於家而達於邦國其取榮於史氏也果矣

柳宗直西漢文類序

韓曰公嘗誌宗直殯謂其撰漢書文章爲四十卷歌詠言議纖悉備具連累貫統好文者以爲工云序蓋公在永未召時作

左右史混久矣言事駁亂孫曰禮記玉藻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

（書之事即動也○駁音剝）尚書春秋之旨不立（童曰書以紀言春秋以紀事）自左丘明傳孔氏（補註謂左氏為春秋傳也）太史公述歷古今合而為史記（補註司馬遷自序曰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著十二本紀作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迄于今交錯相糺（即糾字）莫能離其說獨左氏國語紀言不參於事戰國策春秋後語（孫曰晉孔衍字舒元以戰國策所書為未盡善乃引太史公所記參其同異刪彼二家聚為一錄號春秋後語）頗本右史尚書之制然無古聖人蔚然之道大抵促數耗矣（數音速出樂記童曰耗不明也莫報切）而後之文者寵之（寵一作襲）文之近占而尤壯麗莫若漢之西京

班固書傳之吾嘗病其畔散不屬(之欲切)無以考其變欲采比義會年長疾作駑墮愈日甚未能勝也幸吾弟宗直(韓曰宗直字正夫公之從父弟也元和十一年從公至柳州卒年三十三)愛古書樂而成之搜討磔裂(磔陟格切)攟摭融結(韓曰說文云攟摭拾也博雅云攟取也○攟俱運切摭之石切)離而同之與類推移不易時月而咸得從其條貫森然若開羣玉之府(孫曰穆天子傳癸巳至於羣玉之山先王之所謂策府註云言往古之帝王以藏書策之府)指揮聯累圭璋琮璜之狀(集註周禮以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說文圭瑞玉也上圜下方剡上爲圭半圭爲璋琮大八寸璜半璧○璋音章璜音黃琮徂攻切)各有列位不失其叙雖第

比興而莫能極韓曰張說封燕廷大述作多出

精卅世所不逮說殁後原使就家錄其文行於世張曲

窮著述而不克備隟與陳同韓曲江人開元公而不名云一本窮下有作者二字其餘各探一

道者其上彌遠文之難兼斯亦

少以篇什著聲於時其炳耀尤

文人蕭盈于江湖達于京師晚

邃叙述學冩識遠才涌未已其

與時增加既獲是不數年而天

善其為鄂州新城頌諸葛武侯

陳衆南汝南周愿河東裴泰（孫泰）武都苻義府（苻一作付）太山羊士諤史隴西李鍊凡六序廬山禪居遠遊賦七夕賦皆人文之選已後其可謂具體者歟嗚呼公既功而廢廢不逾年大病及之卒其才遺文未克流于世休聲未從事於文者所宜追惜而悼慕脩好幼獲省謁故得奉公元兄簡遂述其制作之所詣以繫于後

陽吳君文集序

口濠傳吳武陵信州人元和初擢
十第不書其久之名與文雖載初

宗元謫永州而武陵亦坐他事
永宗元賢其才與序所言皆合

嘗為信州從事為余言邑有閑人

日吳君系本弱齡長鬚而廣顙瞭
陽後居信州日

黨好學而善文居鄉黨未嘗不以

教子弟未嘗不以忠孝端其本以

率與之禮余嘗聞而志乎心會其

口早
司更名武陵弁進士韓曰元和
二年武陵

州韓曰元和二年武
陵坐寸流永州因奏其先人

拜請余以文冠其首余得徧觀焉戒苟冒陵僭之志其爲詩歌有交義其爲誄誌弔祭有孝恭慈仁之經聖人之大旨蔑言成章有可觀必求秀士由鄉而升之天官孫曰禮記秀升之司徒曰選士論選士之秀者曰俊士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受古之太史必求人風陳詩以觀王制命太師以觀民風然後材不遺而志可在位者或未能盡用古道故吳君之其辭不薦雖一命于王而終伏其志

嗚呼有可惜哉武陵又論次誌傳三卷繼于末

其官氏及他才行甚具云孫曰武陵終韶刻史無子女沈湘

王氏伯仲唱和詩序

韓曰序云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爲文儒然其名不得而考先友記中有所謂王紓王絿者紹得幸德宗爲徐泗節度今書一一仲豈是家之子弟耶

僕聞之世其家業不隕者隕羽敏切雖古猶今也一今作之求之於今而有獲焉王氏子某與余通家代爲文儒自先天以來孫曰先天睿宗年號元年歲在壬子葉名聞達秉毫翰流踐文昌韓曰武后光宅元年九月以尚書省爲文昌臺一本

無毫字登禁掖者紛綸華耀繼武而起士大夫掉
鞅於文囿者孫曰宣十六年左氏御下兩馬掉鞅而還註掉正也○掉徒吊切鞅
音養咸不得攀而倫之乙亥歲韓曰貞元十一年也某自常
徐來集註南徐潤州宋置南徐州執文貺予詞有遠致又著
論非班超不能讀父兄之書讀一作續而乃徵狂疾
之功以為名徵古堯切吾知其奉儒素之道專矣間
以兄弟嗣來京師會于舊里若璩瑒在魏孫曰後漢
應奉字世叔有子珣為司空掾珣子璩字休璉璩兄瑒字德璉韓曰魏書應瑒弟璩咸以文章
顯○璩音渠瑒徒朗切機雲入洛韓曰吳大司馬陸抗二子機字士衡雲字士龍
晉太康末俱入洛造司空張華華曰伐吳之役利在二俊晉書二陸入洛三張減價由是

正聲迭奏雅引更和播塤篪之音韻塤音喧篪陳之切
謌律呂之氣佚穆然清風張曰詩吉甫作頌穆如清風發在
簡素文章之胄曷能及茲況宗兄握炳然之文
以犢關石孫曰貞元十年卜一月以浙西觀察使王緯爲諸道鹽鐵轉運使書關石和鈞漢書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廌冠銀章廌宅買切即豸字縈映江
湖則嚮時之義談必復其始補註左氏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某也謂余傳卜氏之學宜敘于首章孫曰卜子夏作詩序
操斧於班郢之門孫曰班公輸班也郢郢莊子云運斤成風者斯強顏
耳詩凡若干首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五

序

送楊凝郎中使還汴宋詩後序

諸家註

集註楊凝字茂功號州弘農人大曆二三年進士韓曰楊凝初以吏部郎中爲宣武軍判官與韓昌黎同董晉幕下凝内汴朝正于京昌黎嘗作天星詩以送之時正元十二年此云使還即凝自京還汴也汴州自大曆後多兵劉元佐卒子士寧代之無度其將李萬榮逐而代之德宗命董晉領其軍晉一時幕府皆些人如韓呂黎劉宗經韋洪景等皆從之凝後亦領焉此序所以言聖上於是燕以表臣贊以藝人而贊其來朝之美也其曰禮部郎中許公郎許孟容工部郎中崔公即崔華皆一時預餞者

談者謂大梁孫曰宣武軍古大梁之地多捍將勁卒捍音亟就滑亂童曰滑亦亂也音滑○亟去吏切而未嘗底寧控制之術難乎中道蓋以將驕卒暴則近憂且至非所以和衆而乂民也將誅卒削則外虞實生非所以扞城而固圉也童曰詩公侯干城干扞也左氏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是宜慰薦呴諭呴火羽吁句二切潘云呴與煦同淮南子註呴諭温恤也納爲腹心然後威懷之道備聖上於是撫以表臣贊以藝人孫曰書ノ卿小伯藝人表臣表臣表贊之臣藝ノ道藝之人ノ貞元十一年七月以董晉爲宣武軍節度使撫以表臣也八月以攝綏檢校吏部郎中汴宋亳潁觀察司吉是贊公贊人也參剛柔而兩用化逆順而同道既去

大憝(張曰書元惡大憝憝亦惡也○憝徒對切)遂安有衆故揚公以謀議之讙(與懽同)對揚王庭(韓曰貞元十四年下冬凝朝正京師)踰時而承詔復命(韓曰貞元十五年春凝還汴)示信于外諸侯(示一作明)時當朝之羽儀凡同官之寮屬皆餞焉容受童孺(張曰公時年二十七)使在春位禮部郎中許公(韓曰許孟容字公範)以宏才奧學已任文字顧唱在席咸斷章而賦焉謂工部郎中崔公(韓曰崔羣也)文為時雄允宜首序謂小子預離觴之餘瀝俾撰後序編以繼之大匠軍旅之制贊佐之重崔公序之備矣靡命受簡欲默不敢故書談者之辭拜手

以獻用究餘篇云

送崔羣序

韓曰崔羣字敦詩史有傳擢甲科舉賢良方正虢書省校書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上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納與韓昌黎友善韓集有與羣詩在元和初孫與羣書在正元十九年此序否正元末年柳未謫時文也

貞松產於巖嶺高直聳秀條暢碩茂粹然立於千仞之表孫曰八尺曰仞和氣之發也稟和氣之至者必合以正性於是有貞心以貿用固其本禦攘冰霜以貫歲寒張曰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故君子儀之唐曰儀法也清河崔敦詩韓曰敦詩出清河有柔儒溫文

之道以和其氣近仁復禮（張曰孔子曰克己復禮爲仁）物議歸厚其有稟者歟有雅厚直方之誠以正其性慤論忠告交道甚直其有合者歟是故曰重之聲振於京師（孫曰禮記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嘗與隴西李約直（韓曰李遷字約直○約界遷切）南陽韓安平（韓曰韓泰字安平）洎予交友約直敦柔深明沖曠坦夷慕崔君之和安平厲莊端毅高朗振邁悅崔君之正奈以剛柔不常造次爽宜（童曰爽差也）求正於韓襲和於李兢崔君而考其中爲忌言相視默與道合今將寧覲東周（孫曰東周謂洛陽）振策于邁（童曰詩從公于邁）且餞下

野或命為之序余於崔君有通家之舊外黨之睦然吾不以是合之崔君以文學登于儀曹韓曰貞元八年舉試禮部中其科歟于王庭歟青陽甲俊造之選首讎校之列韓曰貞元十年甚舉賢良方正授秘書郎然吾不以是視之於其序也載之其末云

送邠寧獨孤書記赴辟命序

僕閭歲孫曰閭如字近也驟遊邠壃韓曰邠壃州之界○驟鉏救切部言勞今我帥楊大夫時為候奄韓曰楊朝晟字叔明為邠寧節度使盡護羣校孫曰校者以示為欄豈游臻都虞候唐曰成七八年左氏張老為候奄格軍部用之故軍叙皆以校為名用答法篇令不吐強禦韋曰吳若

外不茹剛亦不吐不侮鰥寡不畏強禦下莫有逗撓凌暴而犯令
者亢斷斗勇專志武力出麾下補註麾大將之旗漢書多作戲
取王公之節鉞而代之位韓曰邠瓌衛士寬軍騎張獻甫來代軍遂
亂衆發兵臨軍請以范希朝爲節度朝晟斬首惡青者百餘人獻甫遂入朝晟加御史大夫貞元
九年獻甫卒以朝晟爲邠寧節度使鶡冠者御而榮之孫曰鶡冠武士之冠
也鶡勇雉也其鬬一對死乃止趙武寧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徐廣云鶡似黑雉出上黨○鶡
音曷令又能旁貴文雅以符合文士之秀者河南
獨孤密孫曰貞元十一年密登第署為記室俾職文翰翕然
致得士之稱於談者之口蓋朝廷以勇爵論將
帥劉曰襄二十一年左氏齊莊公爲勇爵杞殖郭最欲與焉豈濫也然獨孤

生與仲兄寔連舉進士孫曰貞元十年寔舉進士遂時管記於漢中新平二連帥府韓曰寔爲山南西道節度嚴震掌書記新平郡即邠州俱以筆硯承荷舊德位未達而榮如貴仕其難乎哉噫台犬戎陷河右逼西鄙孫曰廣德元年七月吐蕃入大震關取河西隴右之地積兵備虞縣道告勞內匱中府大倉之蓄傾而獲饜投石而賈勇者思所以奮力潘云賈左氏傳註賈賣也言已勇有餘欲賣之論者以爲天子且復河壖故壖孫曰河壖漸地○壖而宣切招達西戎招音韶而罷諸侯之兵則曳裾戎幕之下專弄文墨爲壯夫捧腹甚矣可也吾子歷覽古今之變而通

其得失是將植密畫於借筯之宴發羣謀於童奏之筆上為明天子論列孰計而導揚威命然後談笑罇俎賦終軍之樂
孫曰魏建安二十年曹公西征張魯降之王粲作詩美其事略云從軍有苦樂但問所從誰
移書飛文諭告西土刼脅之伍俾其簞食壺漿犒迎王師在吾子而已往慎璧令使諭蜀之書
韓曰漢武帝時唐蒙通夜郎棘中民一驚恐上使司馬相如責蒙因以文告諭巴蜀民以非上意
燕然之文
韓曰漢和帝時竇憲破北匈奴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燕平聲
炳烈于漢史真可慕也不然是瑣瑣者惡足置牙齒間而榮吾子哉

同吳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後詩序

杜周士韓曰公謫永州時吳武陵亦坐事流永此序云同吳武陵當作于永也

觀室者觀其隅孫曰隅廉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圓則其中必端莊宏達可居者也入孰異夫是今若杜君之隅可觀李曰杜君貞元十七年中進士第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賛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揔留府之政韓曰爲桂管觀察留後政是以光其道不撓好古書百家言洋洋藹車行則與俱止則相對積爲義府張曰左氏詩書義之府溢爲高文懿而和肆而信豈詩所謂

撫循威儀惟德之隅者耶（孫曰詩大雅抑之文）全件也有以其道聞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為急杜君欲辭争臣侍從之位其可得乎濮陽吳武陵直而甚文樂杜君之道作詩以言余猶吳也故於是乎序焉

送寧國范明府詩序

近制凡得仕於王者歲登名于吏部兵部（兵一本作吏）則必參其等列分而合之率三十人以為曹謂之甲名書為三其一藏之有司其二藏之中書洎門下每大選置大考績必關決會驗而視

其成孫曰成謂成事品式有不合者下有司罷去甚衆由是吏得為姦以立威賊知以弄權詭竊竄易而莫示其實必求端慤而習於事辯達而勤其務者命之官而掌之居三年則又益其官而後去其職童曰益遷也有范氏傳真者始來京師近臣多言其美宰相聞之用以為是職在門下甚獲休問初命京兆武功尉既有成績復於有司為宣州寧國令人咸曰由拜纖而調者命東西部尉以為美仕范生曰不然夫仕之為義利乎人之謂也與其給於供備孰若安於化導故求發吾

所學者施於物而已矣夫為吏者人役也役於人而食其力可無報耶今吾將致其慈愛禮節而去其欺偽淩暴以惠斯人而後有其祿庶可乎吾心而不愧於色苟獲是焉足矣季摯為殿中侍御史韓曰舊史唐傳正傳言自謂南尉拜監察殿中侍御史孫曰時又有范傳式傳規皆仲第以是言也告於其僚韓曰公時為監察御史與傳正為僚咸悅而尚之故為詩以重其去而使余為序

送辛南容歸使聯句詩序補註南容洪州人

昔漢室方盛文章之徒合于京師亦既充金馬

石渠馬下一有孟字翰曰公孫弘傳待詔金馬門楊雄傳歷金門上玉堂顏師古云金門金馬門也施讎傳與五經諸儒雜論同異於石渠閣顏師古云石渠在未央殿北以此藏秘書也孫曰史記金馬門宦者署門旁有銅馬故曰金馬門漢時賢良待詔於此三輔故事曰石渠閣在大秘殿以閣秘書蕭何所造班固作西都賦云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則又溢于諸侯求達其道故校乘客于吳翰曰枚乘字叔淮陰人爲吳王漢郎中相如遊于梁翰曰司馬相如字長卿景帝時以貲爲郎梁孝王來朝從游說之士鄒陽枚乘嚴忌之徒相如見而說之因病免客游梁其或致善逢主用極其志節之大者也孫曰謂漁諜逆乘奏書諫適時觀變以成其性道之茂者也孫曰謂相如也渤海辛君既登于太常之籍劉曰貞元元年南字中進士第又膺邯鄲之召翰曰

邯鄲趙地屬魏博節度府北會元戎直道自遼吾儕器其畧

南聘天朝　目禮述職張日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日述職公卿多

其儀合度求易于之間劉日禮記檀弓諸侯之來厚敝邑者易則易

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註云易謂君禮于謂臣禮雖校生之節長卿之

道無以尚也冬十有二月朝右禮備復于轅門

孫日項羽紀諸侯將入轅門張晏註云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日轅門我同升

之友唐日南容與公同登進士第是用榮其趣舍音二趣七諭切舍捨

散二音莊子註進趣退捨惜其離曠卜茲良夜詠歎其義訖

詞聯韻奇藻逾叢爛若編貝粲如貫珠程日禮記纍纍

手如貫珠琅琅清響琅音郎交動左右羣公以侍御之

往也予闕其述命繫而序焉

送李判官往桂州序

士之習為吏者恒病於少文故給而不肆飾於華者恒病於無斷故放而不制今李生學於詩有年矣吟詠風賦頗聞乎人至于是州（韓曰宋州）惟州之牧咨焉以贊我事而糺羣吏甚直且武豈所謂吏而華者耶以府喪罷去（韓曰謂刺史崔君敏卒）擇而之乎有禮之邦（往桂州）推是道也以往然而不際於禮則吾不知也

送苑論登第後歸覲詩序

俗所不能移也自是戰藝三北孫曰史記管仲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爲怯北敗走也左次陋巷余亟會于其居亟去吏切視其道如澤宮之選亦挫抑所不能屈也逾時而名擢太常集註大常禮部正元十二年禮部侍郎呂渭知貢舉試日五色賦春臺晴望詩鍾中第聲動京國士輩仰慕顧眄有耀余獲賀於參通儒氏窺其志如陋巷之會乆得意所不能遷也君子志正而氣一誠純而分定未嘗標出處爲二道判居俾於異門也固其本養其正如斯而已矣吾兄先覺而守道獨立而全和貞確端懿確克角切雅不羈俗君子之素也亦既升名天

官補註天官吏部也告余東游是將乘商於孫曰商於即今之商州其西二百里有古於城張儀獻商於之地即此浮漢池歷郢城郢以井切下武昌復于我始見之地則朋舊之徒舍喜來迎宗姻之列加禮以待舟輿所略賀聲盈耳離羣之思行益少矣潘云離力智切禮記離羣索居僕不腆童曰腆善也他典切見邀為序狂夫之言非所以忘君子也自達而已

送班孝廉擢第歸東川覲省序一作肅

隴西辛殆庶韓曰殆庶與班肅同年進士公亦嘗有序送之猥稱吾文宜叙事晨持縑素以班孝廉之行為請孫曰貞元十七

年禮部侍郎高郢知貢舉班肅第一且曰夫人所謂吉士也歷而信質而禮言不黷慢行不進越其先兩漢間繼脩文儒世其家業程曰班固自序言之詳矣其風流後亂耽學篤志之士往往出於其門今夫人研精典墳不告劬勤言曰劬勤勞也○訓言渠勤羊至切屬者舉鄉里登春官獲居其甲爲家于蜀之東道其嚴君以客卿之位贊是方岳爲大夫良孫曰書諸侯朝于方岳此言方岳謂東川節度使肅之父佐東川節度今將拜慶寧覲光耀族屬是其可歌也道出於南鄭外王父以將相之重九命赤社為諸侯師孫曰嚴震字遐聞梓州鹽亭人貞元中爲山南西道節度

使周禮太宗伯云九命作伯韓詩外傳將令又封諸侯各取其方色土苴以白茅爲社
將亟駕脅謁從容燕喜張日詩魯侯燕喜是又可歌也
故我與河南獨孤申叔補註申叔字子重趙郡李行純
行敏補註行敏字中明若干人皆歌之矣若乃序者
固吾子宜之柳子曰吾嘗讀王命論童日班彪所傳及
漢書嘉其立言彼乍彪固之冑歟相國馮翊王
公韓日德宗幸奉天進封嚴震馮翊郡下中書門下貞元十三年卒見震本傳補註晏元獻
日宜云王字功在社稷德在生人其門子門子謂冑子出禮記
左傳一本子下有弟字遊文章之府者吾嘗與之齒孫日震子
貳協公翊公兒彼生嚴氏之出歟承世家之儒風沐外

族之休光彼牛專聖人之書而趍君子之林宜矣哉遂如幸氏之談濡翰于素因寓于辭曰爲我謝子之舅氏珠玉將至得無俯容乎

送獨孤申叔侍親往河東序

河東古吾土也（童曰柳氏本河東人也）家世遷徙莫能就緒聞其間有大河條山氣蓋關左文士往往彷徉臨望（舊註彷徉徘徊也音旁羊）坐得勝槩焉吾固翹翹褰裳奮懷舊都日以滋甚獨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愛慕文雅甚達經要才與身長（上聲）志益強力挾是而東夫豈徒從乎温凊奉引之隟（與際）

同必有美製儻飛以示我我將易觀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朗以申導志義不爲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於罟出吾斯文於筆硯之伍其有評我太簡者愼勿以知文許之

送豆盧膺秀才南遊詩序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亦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諓覆爲弃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於是有切磋琢磨鏃礪括羽之道琢曰家語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乎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

其入之不亦深乎潘云鏃子木切矢鏃也栝音括與筈通箭末曰筈聖人以為重
豆盧生內之有者也余是以好之而欲其遂焉
而恒以幼孤羸餒為懼恤恤焉遊諸侯求給乎
是是固所以有乎內者也然而不克專志於學
飾乎外者未大吾願子以詩禮為冠屨以春秋
為襟帶以圖史為佩服琅乎璆璜衝牙之響發
焉童曰璆美玉呂出覞璚渠營切並謂佩玉煌乎山龍華蟲之釆列
焉則揖讓周旋乎宗廟朝廷斯可也惜乎余無
祿食於世不克稱其欲成其志而姑欲其速反
也故詩而序云

送趙大秀才往江陵謁趙尚書序

童曰在永州作序自可見

士之知感激許與常欲以爲報爲志者則凡志乎道者咸願爲之如趙生庶乎哉來謂余曰宗人尚書以碩德崇功由交廣臨荆州韓曰宗人指趙宗儒也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東都留守三遷爲吏部尚書荆南節度使孫曰趙昌字洪祚天水人貞元二十年三月自國子司業爲安南都護安南即交州元和元年四月轉户部尚書爲嶺南節度使三年四月還荆南節度使仁我若子姓前漢田蚡傳云是禮重厚有賢子爲御史好學而甚文友我若同生歡欣交通我誠樂爲之用甚不辭也不幸遭重痼

六句而後知人方其急也大懼不克報尚書公之恩又懼無以當御史君之心以沒每念下是未嘗不衋然内傷舊註衋傷痛也許力切若受鋒刃自是而後調藥石時飲食生血補氣強筋植骨榮衛之和脅力之剛迨今茲始全然為人舒幹抗首文翰端嚴一有其字材足以用敢辭而往以効於戲下補註曰戲大將之旗音義亦作麾其言云爾自吾竄永州三年一作四年趙生亟見視其狀專謹愿慤觀其跡溫密簡靖閒其言徑直端誠自尚書理荊州理一本作之為二字異政日至至則趙生喜抃起立喜或作震俾目

西顧不啻若自己而爲之者誠宜有郭知己之道又誠宜有大賢而爲之知也是行也趙生其將奮六翮翔千里以爲轅門大府之重增羽儀之盛其道姜矣故余繼之以辭

唐柳先生集卷之十二

序別

同吳武陵贈李睦州詩序

韓曰李睦州坐李錡而竄後以赦移永州公時同武陵皆謫於永序在李睦州至永後

潤之盜錡魚倚切又音奇李錡也竊貨財聚徒黨爲反謀十年韓曰李錡者淄川王孝同五世孫以父蔭累遷杭湖二州刺史貞元十五年二月遷潤州刺史浙西觀察諸道鹽鐵轉運使天下榷酒漕運錡得專之乃增置兵籍一卜一年三月以潤州置鎮海軍以錡爲節度使而罷其鹽鐵使務今天子即位三年大正制度於是益恐且奮將遂其不善孫曰憲宗即位不俟

嘗方鎮故極宦者稍入朝元和二年錡三表請覲上許之實無行意殺留後王澹等視部
中良守不為已用者誣陷去之睦州由是得罪
天子使御史按問館于睦自門及堂皆其私丞
為衛天子之衛不得搖手辭卒致其有間盜遂
作唐巳元和二年正月詔徵錡為左僕射而以御史大夫李元素代之錡家潤州叛廷
臣猶用其文斥睦州南海上劉日赦貶循州既上道盜
以徒百人遮于楚越之郊戰且走乃得完為右
官吏唐曰左官謫至選無幾盜就禽斬之于社壇之外
韓曰潤州大將張子良等執錡以獻斬於獨柳樹書不用余義于江社為陰陰主殺也論
者謂宜還睦州以明其誣既更大赦張曰元和三年正月

大赦天下始移永州去長安尚四千里睦州未嘗自言吳武陵剛健士也懷不能忍於是踴躍其誠鏗鏘其聲出而爲之詩然後慊於内舊注慊愜也苦簟切余固知睦州之道也然猶遷而未發且久聞吳之先爲者爲作言激於中若鐘鼓之考不知聲之發也遂繫之而重以序

送南涪州量移澧州序

韓曰南涪州即南霽雲之子承嗣也傳載承嗣爲涪州刺史劉闢反以無備謫永州後以赦移澧州○涪音浮

越有納官之令以勝大敵孫曰越語王令軍中有能助寡人謀而退

與首乘輿之共政須子寡婦疾疢貧病皆納官其子註云官作也作其子而教之廩以食之也

漢有羽林之制以威四夷韓曰漢武太初元年初置羽林騎取從軍死事之子孫養羽林官教以五兵號羽林孤兒國家寵先中丞孫曰御史中丞南霽雲死節睢陽邁古人之烈故君自未成童孫曰霽雲死事其子承嗣七歲閒授州別駕歷刺施涪二州成童八歲以上品常第四又猶曰於古為薄漢北地都尉卬音昂以不睬任爵匈奴而子單侯于缾韓曰漢文十四年匈奴寇邊殺都尉孫卬其子單以父力戰死事封缾侯張曰出惠北征職帥尉卬於朝而濟北相韓千秋以匹夫之諒奮觸南越而子延年侯于成安韓曰西漢功臣表韓延年以其父千秋擊南越死事封為成安侯君之土田之錫猶擡

於有司之手始由施州爲涪州拜蜀道勍寇韓曰永貞元年八月西川節度行軍司馬劉闢反○勍其京切晝不釋刃夜不釋

甲曰我忠烈亂也期死待敵敵亦曰彼忠烈亂

也盡力致命是不可犯然而筭削之吏以傳書

校計贏縮受譴茲郡韓曰茲郡即永州凡二歲朝廷遣

大本貞萬邦童曰書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孫曰謂元和四年閏三月立鄧王寧爲太子慶澤之濡洗濯生植又況涪州家聲之大裕

蠱之志唐曰易裕父之蠱言古宜克被顯寵者也自漢而

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澧之佐理莫喻於

長史以是進秩人猶曰且有後命永州多謫吏

而君侯惠和温良故其歡愉異於他部優詔既至而君適讎於文（孫曰讎合也文詔令也謂合於詔令當量移也）其往也獨故凡羨慕之辭無不加等噫以君承荷之重恭肅之義四方之求忠壯義烈者將於君是觀凡君子之志欲其優柔而益固憤悱而不忘以增太史世家之籍用是為貺則拱璧大鼎（孫曰老子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春秋取郜大鼎）烏可以言重乎

送薛存義之任序

（韓曰存義令永州之零陵其去也公序而送之一本無之任二字）

河東薛存義將行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孫曰

說文觶實曰觴虛曰觶皆酒器追而送之江之滸韓曰詩在河之滸滸水涯音虎飲食之張曰飲食音蔭嗣詩飲之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補註若汝也其下受若怠若盜若並同義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傭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豈唯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傭一夫於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

矣韓曰零陵永州縣名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考績幽明之說童曰書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與去聲於其往也故賞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薛判官量移序

孫曰薛判官名巽自連州量移朗州朗州即今鼎州也連與永相接又巽之經塗故公送以序

仕於世有勞而見罪凡人處是鮮不愁憝忿憒憝音隊忿旁吻切列於上想於下此恒狀也恒胡登切異於

恒者其道宜顯聲生司貨賄於軍興之際兵亂不去然得以不犯由太行以東皆傳道之可以為勞矣而竟連大獄以至於放（孫曰巽始佐河北軍有勞未見錄會其長子皇誤又董溪以罪聞巽坐與）不戚於貌不悱於心樂以自肥而未嘗宥於物其有異於恒矣哉朝廷施恩澤（一有大字）凡受謫者罪得而未薄（未一作末）乃命以近壤饒君去連而吏於朗（朗州名）是其漸於顯歟君子學以植其志信以篤其道有異於恒去克而大之肖推是以往雖欲辭顯難矣

送李渭赴京師序

韓曰謂唐宗室子此序公作于柳州

過洞庭上湘江孫曰湘水名漢志云出零陵陵陽海山北入江非有罪左遷者罕至又況踰臨源嶺下灕水孫曰灕水今之桂江韓曰灕水出零陵出荔浦孫曰荔浦縣名名不在刑部而來吏者其加少也固宜前余逐居永州李君至固怪其棄美仕就醜地無所束縛自取瘴癘後余斥刺柳州童曰元和十年公刺柳州至于桂君又在焉方屑屑為吏噫何自苦為是耶明時宗室屬子當尉畿縣今王師連征不貢二府方汲汲求士李君讀書為詩有幹局久遊燕魏趙代間知人情識地

利能言其故以是入都干丞相益國事不求獲乎已而已以有獲予嫉莫不為是久矣今而曰將行請余以言行哉行哉言止是而已

送嚴公貺下第歸興元覲省詩序

嚴氏之子有公貺者（孫曰嚴震字遐聞建中二年十二月拜梁州刺史山南西道節度使封馮翊郡王四子誠勵公弼公貺）退自有司踵門而告柳子曰吾獻藝不售於儀曹之貫（童曰儀曹禮部）貨不中度敢逃其咎誥朝將行願聞所以去我者其可乎哉余諭之曰吾子以沖退之志端其趣嚮以淬礪之誠修其文雅（淬音倅礪音厲）行當承教戒於

獨立之下濬發清源激揚洪音沛哉鏗鏗乎充于四體之不暇吾兮敢去乎恭惟相國馮翊公韓曰貞元十二年震同平章事有大勳力盈于旂常孫曰周禮凡有功者書于王之太常大常旂名也日月爲常交龍爲旂極人臣之尊兮天乎之憂殷邦坤隅孫曰詩殷大子之邦漢中在西爲坤隅柄是文武君子者生而有黼繢粱肉之羨張曰黼繢命服也繢即繪字不知耕農之勤勞物役之艱難遂其庭有魏絳之金石焉韓曰晉侯以樂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夏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請與子樂之辭曰和戎狄國之福也臣何力之有夫賞國之典也子其受之魏絳始有金石之樂侯其門有亞夫之棨戟焉韓曰漢周假棨戟以

代衍稱豪傑前驅之器以古爲之以下通用以前驅也豪形之貴

不能無儆而予之伯仲皆賢略貴

退託於布衣韋帶之任如以昌然

孫曰貞元五年公猶登第以及於予是可謂衆

他門吏有於式也而吾子又引慝

慝注慝惡也論語我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矯讓如是

貫之不售而自薄哉於是文行之美

若高陽齊據者孫曰據貞元二年中第階賦之

析不曉文敬書嚴子之嘉言編于上

之義以贈

送元秀才下第東歸序（韓曰元秀才公瑾也公元公瑾書謂其有之言官可其家曰其餘主意蘊時而已今尊序遂主志錄藝者贈以勉之於皆正元十八年作）

周乎志者（重曰周至也）窮躓不能變其操（躓音致操去聲）周乎藝者屈抑不能貶其名其或處心定氣居斯二者雖有窮屈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元氏之子其殆庶周乎言恭而信行端而靜勇於講學急於進業既遊京師寓居廁陋無使令之童闕交易之財可謂窮躓矣而操愈厲志

之周也才濾而清詞簡而備工於言理長於應
卒　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御當三
黜之辱（三黜柳下惠為士師三黜）可謂屈抑矣而名益茂藝
之周也苟非處心定氣則曷能如此哉余聞其
欲退家殷墟（孫曰定四年左氏命以康誥而封于殷墟殷墟朝歌今衛州也）修
志增藝惧其沈鬱傷氣懷憤而不達乃往送而
諭焉夫有湛盧豪曹之器者（韓曰越句踐有寶劍五純鈎湛盧[illegible]
孫曰吳越春秋越王元常使歐冶腸豪曹[illegible][illegible]童曰吳都賦純鈎湛盧）
患不得犀兕而剸之（舊註剸割剖也音兗之轉二切）不
患其不利也今子旣具器宣其利乘其時夫何

恚焉磨礪而坐待之可也遂欣欣而去

殆庶下第遊南鄭序 日出正元十二年作蓋公自正元年來京師求進士其卒序曰今宜師九年則十三年焉集賢正字時也

求士無歲布衣束帶張曰孔子曰束帶立於朝有司者孫曰漢武元光三年嘗更舉有明當世之務者令貢晉上賓也僅半孔徒之數唐曰孔門三千之徒今六六摘註謂禮此侍郎擢甲乙而升司徒三制令鄉論司徒曰選士於孔氏高第亦再倍賢山貞元六年入至京師凡九年于今其間得

意者二百有六十人其果以文克者十不能一二嘗從俊造之後（董曰王制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上升於司徒者不征於鄉升於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頗涉藝文之事四貢□黽而後獲焉（韓曰貞元九年公始中進士第）古之於釣者絲綸不屬（之欲切）鉤喙甚直懷有羨餌（懷一作嗜）而觖望獲魚之暮（韓曰觖望怨望也觖音決又窺瑞切）○則善取者皆指而笑之今幸生固窮而未達遲久而不試褒衣之徒視予而捧腹者蓋不之爲幸生常南依蠻楚（孫曰謂荆州也）專志於學爲文無謬悠迂誕之談鍛鍊翦截動可觀采故相國齊公（韓曰貞元二年正月齊映同平章事）

至是蓋已死矣接禮加等當爲右客孫曰謝惠連雪賦云相如末至居客之右且佐其策名之頴補註左氏傳二十三年傳曰策名委質註名書於所臣之策遂笈典牘蕭曰笈負書箱也音及袖文章北來王都笑揖羣伍文昌下大夫上士之列孫曰文昌尚書省也見而器異爭爲鼓舉由是爲闘人戰術藝之場莫與爭鋒然而遷延三北躑躅不振豈其直鉤而釣懷羨餌而羨魚者耶若辛生者有司抑之則已不然身都甲乙之籍其果以文克歟今則囊如懸磬劉曰齊孝公伐魯展喜者曰魯國恐乎室如懸磬野無青草傭室寓食方將適乎思不仁人被冒畏景陬降棧道孫曰

殆庶往南鄭謁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史記張良說漢王燒絕棧道謂今之閣道也吾欲抑而不歎其若心胷何然吾聞焚舟而克孫曰文三年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手劍而盟者孫曰僖十三年公羊傳公會齊侯盟于柯莊公升曹子手劍而從之皆敗北之餘也子之厄困而往霸心勇氣無乃發於是行乎成拜賜之信孫曰僖三十三年左氏孟明謂晉人曰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刷壓境之恥孫曰僖十三年公羊傳曹子曰城壞壓境君不圖與無乃果於是舉乎往慎所履如志遄返孫曰遄速也勉自固植以遂子之欲姑使談者謂我言而中不猶愈乎

送崔子符罷舉詩序

韓曰崔子名策字子符公嘗有與策登西山詩

世有病進士科者思易以孝悌經術兵農曰庶幾厚於俗而國得以爲理乎抑子曰否以今世尚進士故凡天下家推其良公卿大夫之名子弟國之秀民舉歸之且而更其科以爲得異人乎無也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又舉一本作文學尚之以孝悌孝悌猶是人也尚之以經術經術猶是人也雖兵與農皆然曰然則宜如之何曰即其辭觀其行考其智以爲可代人及物者隆之文勝質行無觀智無考者下之俗其以厚國其

以理科不俟易也今有博陵崔策字符者少讀經書為文辭本於孝悌理道多容以善别時閒以知柔進於有司六選而不獲家有寬連伊闕下者累月不辭音懈按崔君權晉志出封達者二州未至本而連之人想吾衛史按韋具獄坐流驩州匆匆訟諸朝仕將晚矣而戚其幼孤往復不憚萬里再歲不就選世皆曰仁悌人也仁一本作孝如是且不見隆雖百易科其可厚而理乎今夫天下已理民風已厚欲繼之於無窮其在慎是而已朝廷未命有司既命而果得有道者則是術也宜用崔子之仕又何晚乎僕智不足而

獨為文故始見進而乖以廢居草野八年麗澤
之益（孫曰易麗澤兌君子以朋友講習）鏃礪之事（註見前送亞盧齊序）空
於耳而荒於心崔子幸來而親余（親一作覿）讀其書
聽其言叢余始志若辯而言夢醒而問辟未及
悉而告余以行余懼其悼時之往而不得於內
也獻之酒賦之詩而歌之坐者從而和之既和
而敘之（敘一作序）

送蔡秀才下第歸覲序

僕之始貢於京師筮者卦之曰是謂望之未覲
之（一作而）隱而未見（補註易隱而未見行而未成）矇乎遠而有榮

者也（童曰曭日無光也他囊切）今茲歲在鶉首若合於壽星

其果合乎（韓曰歲在未曰鶉首貞元七年辛未公在京師壽星爲辰酉與辰合故至九年癸酉公登第焉）僕時怳然遲之謂其誕謾怪迂是將

不然然而僅寘於懷耳未克決而忘之也後果

依違迂就四進而獲卒如其言云噫彼莫莫者

其有宰於人乎不然何其應前定若是之章明

也今蔡君馳聲耀譽聞於公卿戰藝之徒推為

先登（孫曰隱十年左氏潁考叔取鄭伯之旗以先登）而五就鄉舉往則

見罷意者前定之期於未及歟故君子之居易

俟命（韓曰禮記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樂天不憂之者（劉曰易樂

天知令故不變一本無此五字果於自是也君其勵文學焉大人教人南邦君屢覲丞顔婆娑愉樂之暇則克其經笥茂是文苑時焉逃哉焉於虔切遲速之事則瞽史之任吾不及知

送韋七秀才下第求益友序

韋中立韓曰一云送韋七秀才下第序蓋元和八年間作

所謂先聲後實者豈唯兵用之孫曰漢書廣武君說韓信曰兵有先聲而後實雖士亦然名今由州郡抵有司求進士者歲數百人咸多為文辭道今語古角夸麗務富厚有司一朝而受者幾千萬言讀不能十一

即偃仰疲耗童門耗也音眊亂目眩而不欲視心廢而
不欲營如此而曰吾能不遺士者偽也唯聲先
焉者讀至其文辭心目必專目一作耳以故少不勝
京兆韋中立其文懿且高其行愿以恒試其藝
益工久與居益見其賢然而進三年連不勝是
豈拙於為聲者歟或以韋生之不勝為有司罪
余曰非也穀梁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
之過也名譽既聞而有司不以告有司之過也
不以告或作不取多孫曰昭十九年穀梁傳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毋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

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人之視聽有所止神志有所不及

孫曰即上有司疲耗事古之道名譽未至不以罪有司而

況今乎今韋生樂植乎內而不欲揚乎外其志

非也孔子不避名譽以行其道今韋生伐其文

簡其友愚自得於有司抑非古人之道歟將行

也余為之言既以遷其人又以移其友且使或

者知釋有司也

送辛生下第序略

韓曰辛生又詳其名序當在示師作

自命鄉論上之制孫曰今鄉論秀士上之司徒曰選士此禮記王制篇褒

而不復士莫有就緒故蒐于京師京兆尹歲貢秀才常與百郡相抗登賢能之書或半天下求其殊尤以爲舉首者仍歲皆上第過而就黜時謂怪事有司或不問能否而成就之中書高舍人備位于禮部攘袂矯枉痛抑華耀（韓曰高郢傳貞元中遷中書舍人進禮部侍郎知貢舉時四方士務朋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患之乃謝絕請謁專取行藝司貢部凡三歲拔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首京師之貢者（古一作會者非）再歲連黜幸生以是不在議田乙伍中其沈沒厄困之士闔戶塞竇（補註禮儒行儒有蓽門圭竇竇穴也）而得榮名者連畛而起（張曰說文畛井田間陌也止忍切）談

者果以至公稱爲其能否也世莫知也若辛生其文簡而有制其行直而無犯鄉使不闘於公卿不揚於交游又不爲京師貢首則其甲乙可曲肱而有也嗚呼名之累爲不祥也有是夫既受退告歸長沙（孫曰長沙潭州）以辛生之文行八年無就如其初而退返（無退字）吾甚憤爲孟子曰位卑而言高者罪也於辛生又不能已故略（下）

唐柳先生集卷之二十三